

笨人王老二

□司马小萌

她姓王,家里排行第二,再加上时不时犯点“低级错误”,不叫她“笨人王老二”,还真不知叫啥好。

其实“笨”,是她自己说的。我这么个有涵养的家伙,轻易不给别人起外号,尤其是贬义的。咱“阅人无数”,胸怀宽大,平常跟朋友,只要对得上眼,不是叫“宝贝儿”就是说“爱你”,想怎么肉麻怎么肉麻。

跟她,也很想肉麻。因为她能做的好事不少,例如上门帮我剪头发。随叫随到,分文不取,省俺多少事啊!一想到,大热的天去找美发店,还要听理发师在耳边絮絮叨叨推荐产品和服务项目,让你“逃跑的心都有”,我就对她“感恩戴德”。

我头发长得快。剪吧,尽量往短里剪。不过,保持“革命警惕性”是必须的。比如,当剪刀靠近耳朵,有句话要及时送上:“别剪耳朵啊!”当我请她用剃刀刮一下后脑勺的头发茬儿,这时

则需要用高八度的音量提醒:“慢点!慢点!”否则一推子下去,有可能我就要和“光头强”比亮度。那时任何补救都无济于事了。

不过,大事故没有,小事故还是常有的。那天剪着剪着,突然我一声惨叫!原来她一不小心,用剪刀揪下来一撮头发。“有几根啊?”我急问。“没几根,没几根!”她忙答。考虑到,一小撮毛的牺牲,不至于影响“市容”,我马上恢复镇定,并“高风亮节”地帮她打圆场:“哦,天气热,剪刀有点涩……”

还有,前不久我出差,她来我家帮忙浇花。后来她如实地交代:浇了客厅的花,忘了卧室的花;开了屋里的灯,临走忘了关……还好,还好,仍记得锁门,否则,半个月后,不知家里还能剩点啥。

我戏弄她:“这么笨,谁要你啊!”她坚定地回答:“他要!”说完,调皮地冲我儿子住的楼盘一指。看来,此君之所以犯错误还如此淡定,是因为有“后援”。

写到这里,毋庸置疑,你知道了,她就是我的儿媳妇。她和我儿子,两个彼此“知根知底”的知识分子,一对活宝。用她的话说:“我们互要!只有他,要我;也只有我,要他。”

“看来,也只有‘互要’一条路,否则,你们两个都悬了。”听我这样调侃,她白皙的小脸儿,顿时笑成一朵花。

我儿子对“笨人王老二”了如指掌,知道她总会“丢三落四”,所以我去外地时,儿子会先请她来帮我干活,自己睡足懒觉;等她离开后,再亲自来我家“找补”一番。反正住在同一小区,也就隔个二三百米。两人配合默契,让他妈无话可说。完美。

经过十几年的婚姻,这两个家伙磨合得越来越好了。记得头几年,吵架是“惊天动地”的。那时,我这个重量级人物就要出场了:往他家客厅一站,“泰山顶上一青松”!

当然,我总是坚定地站在儿媳一边,对儿子横加批判。大道理“掰开了揉碎了”讲,口

才好得连自己都佩服。直到这个“双鱼座”儿媳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没完没了,我才失去耐性,灰溜溜告辞。

家庭啊,不就是“拉帮结伙过日子”吗?有多少“较真”的必要?世界需要和平,国家需要和谐,家庭需要和睦。一个“和”字,概括了天地之精髓。回想我们曾经的不依不饶,几乎全是芝麻大的事,睁一眼闭一眼就过去了。

有了如此透彻的领悟,如果可以从头再活一次,我肯定是模范中的模范。

所以,我敢在这里小小披露一下“笨人王老二”。

侮辱性不大,娱乐性极强。



西瓜消暑

□郭晓兰

印象中,儿时的夏天,太阳毒辣辣的,天热如火,地热如炉;蝉声挂在树梢,吱吱的长鸣把一个夏天拖得悠长悠长;小狗舌头耷拉在大门内侧;各种树木与花草都懒洋洋地躬身弯了腰。

最美好的奢望是央求着眼母亲去赶集,帮着拎些零碎生活用品是借口,眼巴巴等着母亲花一毛钱买片西瓜吃才是缘由。这样稚拙的小把戏母亲从不点破,因而这个伟大的愿望也总是得以顺理成章地实现。

后来,有了自留地,母亲便种上黄瓜、豆角、西红柿,自然也不忘种上几棵西瓜。于是自留地成为我们姊妹几个的乐园。尤其在西瓜开花结果之后,母亲掐尖,我们便争着帮忙压蔓,就是按照母亲的指点,用土压在瓜蔓结果的后方。母亲说,这是让瓜蔓均匀分布,并且在土里扎根,只有这样,西瓜才能吸收土地更多的养分,通风透光,减少枝蔓来回随风摆动,免得叶蔓损伤和造成落果。因为瓜蔓长得快,在一家人顶着太阳不断掐尖、压蔓的摩挲中,毛茸茸的西瓜一天天长大。因为有了圆滚滚的希望,炙热和劳累都成了一种甜蜜的负担。

见证幸福的时刻自然是把又大又圆的西瓜抱回家后的美好。妹妹和弟弟争着去拿刀,哥哥则显出了他一贯的指点江山和无上权威。他说,听我的,都忍着,把瓜吊在井水

里浸半天再吃,我看三狗子就是这样弄的。哎呦,天大的馊主意。这种等待很是漫长,似乎超过了下籽、掐尖、压蔓成长的历程。弟弟直接哭了,哥说,不许哭,给你多分点。最终,小小年纪扛不住多分点蝇头利益的诱惑,抽噎着吧唧着小嘴乖乖等着了。

后来读汪曾祺《人间草木》里的《夏天》:“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,下午剖食,一刀下去,咔嚓有声,凉气四溢,连眼睛都是凉的”,想必执掌分食大权的哥哥一定体会到了“连眼睛都是凉的”惬意,这也许正是三狗子四处宣扬的美意。

“碧蔓凌霜卧软沙,年来处处食西瓜”,如今西瓜成为最亲民的一种夏天标配、消暑利器,且价格低廉。“拔出金佩刀,斫破碧玉瓶”,“香浮笑语牙生水,凉入衣襟骨有风”,一刀剖开西瓜,甜蜜的汁水瞬间爆出,红红的水嫩瓜瓤,泛着动人的光泽,来上半个,清暑解热,通体舒畅,再在清凉处眯上一觉,真是人生一种神仙乐逍遥的美好抵达。再多的燥热,也会安静几分,炎炎夏日顿时变得清爽滑润起来。

盛夏又至,吹着空调,吃着西瓜,听着戏曲,情不自禁想起儿时走过的寸寸光阴。一口接着一口,时光就这样慢下来,眼前是集市上母亲掏出毛票买一片西瓜的情景,是母亲弯腰低头给西瓜掐尖、压蔓的身影……

巧遇幸福

□刘敬森

早晨五点半钟,我照例到人民公园去锻炼身体。而此时,公园里红色的塑胶跑道上,散步的、竞走的、跑步的人,已是络绎不绝。道路两旁,绿树掩映,花香四溢,群鸟啾鸣,一片生气勃勃。

“咦?前面这两位怎么有点特殊呀?原来也不曾见过的。”竞走的间隙,眼前的一男一女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但见这两位的身影,右侧是一位肥胖男士,头顶略秃,身着灰黑色的短裤背心,年龄大概五十岁左右。他左胳膊肘弯曲,右腿划着半圆,每走一步,身体右倾一次,显得非常努力,这是典型的脑中风后遗症。左侧的是一位女士,鲜红的丝绸上衣,白色的休闲裤,穿着十分得体,一头瀑布般的黑剪发垂在背后,貌似年轻,从背后还真判断不出年龄来。她一边和右侧的男人同步走着,一边双手交叉于头顶左摆右摆,在锻炼舒展着身体。我带着好奇心快走两步,从他们身边超过时,斜睨一眼,看见女士

皮肤白皙,相貌端庄,眼角略有皱纹,年龄应该和那位男士相仿,便断定他们是夫妻二人,妻子是陪丈夫来锻炼的。我的心底,油然而萌生出一种敬意来。

有人说,夫妻本是同林鸟,大难临头各自飞,现实生活中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婚姻也是有的,多了,也见怪不怪。但我更倾向于理想化的婚姻观念,就是那种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状态,正如结婚盟誓时所说的那样,不管对方遇到什么困苦挫折或者身体遭遇到什么重大疾病,都能不离不弃,我认为这才是真爱。而在当今人们都比较务实的世界,能做到这一点,尤其难能可贵。眼前的这两位,不就是不离不弃、相扶相持的那种吗?

阳光明媚,照射下来,前方的路一片光亮。我一边暗自思索着,一边疾步快走着。等到第二圈再次遇见两人的时候,只见他们站在道路一旁,男人背心完全湿透了,满额头都是晶莹的汗珠,那位女士则踮着脚尖,用纸巾轻轻擦拭着男人头上的汗水,轻声絮语,好像在叮嘱着什么。再看那位男士,没有言语,却满脸笑意,尽力配合着妻子。

多温馨的一幅画面呀!路过的好多人都不自觉地回首,报以赞许羡慕的目光。花朵摇曳,清香缕缕,一切都那么美好。

一般情况下,早晨锻炼我都是围绕着公园里的跑

道快步走上三圈,然后回去吃早饭,来来回回大概是一个小时的时间。或许是受到那对夫妻的影响,我的心底多了份力量,今天不自觉地多走了两圈,直到感觉有点饿了,才打道回府。家里没做早饭,我便在小区外面的早餐店里吃。要好了包子和豆浆,刚坐下来准备吃,抬头又看见邻座坐着的正是公园里遇见的那对中年夫妻,真是巧遇。他们每人一碗豆浆,共用一盘包子,女士依旧是笑容满面,男士依旧是满头大汗。可能那个男人的手不好使,女人用筷子夹着一个萝卜馅的小笼包往他嘴里送,男人伸着嘴巴去接,然后大口咀嚼着,满脸幸福。女人两眼弯月,嘴角上扬,微微笑着看着他吃。我在旁边注视良久,忽然觉着有些失态,赶紧低头吃饭。

离开早餐店,我的眼前老是浮现着那副温馨幸福的画面。他们是谁,我不知道;他们住在哪里,我也不知道;但那位女士对丈夫细致入微、关爱有加的举动,还是深深地感染着我。我相信,那个男人是幸福的;我相信,那个男人也会很快好起来的。真挚的爱,难道不是治愈心灵和身体创伤最好的良药吗?